



人世間

姥爷和花花

未央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姥爷20岁那年，娶了寨头村徐姓的花花。成婚那年，花花19岁。

花花没上过学，不能识文断字，却心算了得，记得住每日的工分儿，算得出年终结余，精确到分。

白天，花花跟着爷们儿上山干活，放工还要料理家务事，喂猪、打扫，炕上的被褥，孩子们的单衣、长裤、冬装，都出自她的手。夜里，煤油灯自然是不舍得多点，花花便将灯芯挑出短短的一截，歪着脑袋对着灯儿，一针一针地走线，针钝了，便在头发里轻轻划两下，润一润。漫漫长夜，花花还给姥爷做过长马褂，在那个年代长马褂是出门见客的衣裳。

分家后，姥爷和花花住在河边的石头房子里，小房子是姥爷盖的，用老辈的凿子、锤头，上石场打石头，挑青石板和方石砌成，是一座二进带台阶的小院落。一进的门楼子是胶东地区常见的黑瓦挑高式，配上斑驳的木头门，门扇一侧杵在石墩里。一进院子的西侧是用青石板围起的一个猪圈，年年养一头猪，东侧堆放柴草。二进院子分东西厢房，东厢房摆放各种农具，西厢房有一台纺车，转起来吱扭吱扭响。小院不大，被姥爷和花花收拾得妥妥帖帖。

河边种着成排的杨树，长得高大，风吹过沙沙作响，像一排排士兵守护着这个小小的院落。

日子如同纺车转圈，走走停停，他们的女儿们相继出生，延续老辈的抚养方式，老大带老二、老二带老三……缝缝补补，也有捉襟见肘的时日。花花持家有度，家中男劳力少、工分低，日子却也苦中带甜，萝卜、白菜、地瓜干，养活大了孩子们。

孩子们在小院里打打闹闹地长大，相继嫁人。1999年冬，最后一个女儿，七闺女出嫁时，姥爷已70岁，花花69岁。婚礼当天，家中热闹非凡，姥爷一直端坐在炕上，花花那时已做过白内障手术，手术并不成功。她眯着眼睛，倚在炕沿下，盯着七闺女化妆梳头，粗糙的手儿将新娘的红西装理了又理，满眼不舍。临近新郎进门，姥爷才起身去了新娘屋里，推开红色的鸳鸯门帘，看了一眼即将出嫁的小女儿，只说了句：“出门别哭，你妈眼不好。”七闺女泪如雨下，再无端庄。

花花2015年去世，享年85岁。头发花白的她躺在门板上，穿着自己缝制的送老衣裳，很安详，如睡着一般。姥爷呆坐在院子里，看着花花躺着的正屋，一言不发，来吊孝的小辈们，过来握握他的手，他亦微微点头回应。

花花的墓地、墓碑都是姥爷做主定的，墓地位置选在了家族墓地的右前方，视野极好。墓碑上他要求刻了自己和花花两个人的名字，以便死后同穴同碑。小辈们觉得稍有不妥，便将姥爷的名字用红色油漆涂了一下。

花花去世后，四时八节，姥爷必去花花墓前坐坐，浅声喃喃。

去年农历十月十六，姥爷去世。他穿着花花在世时为他缝制的送老衣裳，安详地躺在花花曾躺过的门板上，接受来来往往小辈们的吊唁。姥爷下葬那天，天气一改阴霾，出了太阳，墓碑上的红色油漆已经用稀料洗掉，露出原来的底色。阳光照在两人同穴的墓碑上，碑上的每一个字都晒得暖暖的。

儿时的惊蛰

张凤英

昨天晚上睡觉前，打开台历一看，今天就是惊蛰了。如今的年轻人对二十四节气都不重视了，儿童们更不知道什么是惊蛰。可在我的记忆中，故乡的农人们特别重视惊蛰这个节气。

有很多惊蛰的民间谚语，比如：惊蛰节到闻雷声，震醒蛰伏越冬虫，天气渐渐寒转暖，华北田野地化通。还有一些谚语与农业生产有关，比如：家禽孵化黄金季，牲畜普遍来配种，天暖花开温升高，畜禽打针防疫病。快把鱼塘整修好，放养鱼苗好时节。惊蛰不耙地，好像蒸锅跑了气。从这些谚语中我们知道，惊蛰意味着春天到了，一年一度的春耕季节开始了。惊蛰这一天，我们老家有吃梨的习俗，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要在惊蛰这一天吃梨？

这个问题要是被我奶奶听到了，她老人家一定会对你说：“惊蛰这一天，农人就开始犁地了，用犁犁地，在老家的方言中就是‘吃犁’，给大地母亲‘吃犁’。梨和犁，同音不同字，农民用的是谐音。”我奶奶是大家闺秀，肚子里的墨水可不少！在中国古老的文化中，“梨”和“犁”都是阳性的，这两个字象征着阳刚之气。用犁地表达万物复苏，阳气上升，播种工作开始了。我小时候，奶奶、爷爷和三叔对我进行了不少有关节气的启蒙教育。

惊蛰节气要到了，三叔会给我讲述古代人对惊蛰的重视，最令我难忘的是三叔拿出陶渊明的诗给我看：“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纵横舒。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三叔说，自古至今，惊蛰都是一个重要的节气，它意味着冬去春来，万物复苏。

从那时起，我明白了惊蛰是继立春和雨水后的第三个节气，也懂得了《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蛰，言发蛰也。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

三叔说，虽然已经过了立春，但昆虫仍冬藏伏土，不饮不食，称为“蛰”。天气转暖，由南至北，渐有春雷。冬天是没有雷的，所以古人有“冬雷震震，夏雨雪……乃敢与君绝”的诗句。惊蛰，顾名思义，就是上天以雷惊醒蛰居动物。蛰伏的虫子听到雷声而苏醒，结束漫长的冬眠。

童年时，惊蛰这一天我非常忙，除了关心惊蛰这一天的习俗和意义外，还在家看奶奶孵小鸡。奶奶很细心地照看那些鸡蛋，给它们保温、给它们透气，有时候还用灯光照鸡蛋，我感觉很神秘。不久，小鸡仔就孵化出来了，好像变魔法似的。多年以后，我才真正明白了惊蛰的含义：新一波的生命轮回拉开了帷幕，阳气生发，一切生命焕发出勃勃生机……

鱼鸟河畔春意萌

阳春花

家在鱼鸟河畔，常常去河堤散步。鱼鸟河常看常新，百看不厌，走着走着，就走进了又一个春天。

鱼鸟河堤坝上柳树成行，柳枝倒垂在河面上，微风吹拂如流苏般摇曳。春寒料峭，远远看去柳树一片朦胧的鹅黄。在这里，邂逅了古诗句“拂堤杨柳醉春烟”，灵动飘逸的垂柳，袅袅婷婷，着实让枯寂的心感到温软。

迈上河堤，我有点怀疑自己的眼睛，眼前的鱼鸟河已经波光粼粼，一江春水向东流！河面上有一群黑鸭子在嬉戏凫水，真的是“春江水暖鸭先知”。这些都是野鸭，一身油亮的黑色羽毛，个个古灵精怪的，特别招人喜欢。在冰天雪地的冬季，它们藏在哪里御寒呢？我不由得心疼这些小精灵们。夏虫不可语冰，它们的生存本领超出了我的想象。天气稍有回暖，它们就回到了自己的乐园。就在前些日子，我来河畔散步，那时河床全部冰封，就像一块水晶玻璃，明亮地嵌在树林间，有小孩子在冰面上走动玩耍。春天的力量真的很强大，它悄无声息地消融冰层，还我们一河春水，波光潋滟，波澜不惊。这在北方仅仅是春天迈开的第一步。

再往南走，岸边一片苍黄的芦苇丛里有几只野鸭。一只野鸭一个猛子扎进芦苇丛中，旋即浮出水面，叼着一条小鱼。鱼儿还在挣扎，不停地打挺，可是无济于事，鸭喙卡住鱼头挤压了几下，它就一动不动了，最终成了鸭子的美餐。看来这只野鸭身手不凡，精准定位，有的放矢。

来鱼鸟河必然要走一走九曲回廊般的木栈桥才能尽情尽兴，套用卞之琳的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岸上看你。我在木栈桥上走走停停，衣袂翩翩，欣赏着高大挺拔的水杉站立水中，星罗棋布，那桥、那树、那水，风光别有洞天。

耳畔传来啾啾的鸟鸣声，抬头望去，原来是一群麻雀在树梢上欢叫着。鱼鸟河可谓鸟儿们的天堂，不久就会有多种鸟儿飞回来。有细长腿白羽毛的鹭鸶，在浅滩优雅地散步；还有一种鸟，其叫声特别能唤起我的乡愁，每天清晨总是“布谷，布谷”地叫，声音悦耳好听，听起来好亲切，它好像来自我的故乡。它卖力地叫着，唯恐我们错过了播种的季节。我好感动，可是它不知道我已不在田间播种，我成了城市的留鸟，很少回故乡了。

诗歌港

再读《雷锋的故事》

陈中远

很多时候
不是我们在读书
而是书在审视我们
像初识一位朋友，寒暄、握手
更令人惊喜的，一定还要有
莫逆之交重逢的感觉，流泪
拥抱啊，他还是那么年轻

为骏马开拓辽阔疆域
为苍鹰锻打乌金羽翼
为生活萃取一撮撮温暖的盐
为泪滴找到眼窝
为游子找到睡眠
为爱围出一眼澄澈的泉
在心与书之间涓涓流淌

为悲伤找到一双温暖的手
为时空搭建一条阳光高铁
让有的咫尺成为天涯
让有的天涯缩短为咫尺
为信仰罩上神圣的光环
“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
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一本书，就是一面战旗
就是浩瀚星河里永恒闪烁的星光
一个年轻的背影，就是引领我们
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

惊蛰

冯宝新

惊蛰在迎春花引领下
健步走来
沿着季节的走向
直抵生命的底层
把春天叫醒是它的职责
命令雷公
打了一连串喷嚏
唤醒蛰伏的生命
于是，春风和煦的词语
追赶着一场春雨
从辞海里走来
那些关于桃花流水的唐诗宋词
在田野上萌动，洋溢
醒了蚯蚓抖了抖身子
斜睨着一只小蜜蜂
正亲吻踮起脚尖迎春花
一些种子的胚芽
探头探脑地遥测着土地的温度
春风含笑
长袖轻拂
挥起二月的剪刀
为春天做一件五彩缤纷的新衣
细裁的柳叶
织一派绿色的朦胧
乡间路上
牧童吹响了柳笛
一河碧水
两岸绿红
燕子剪春风
白云戏风筝
老牛的哞哞声
醉了田垄